

I



SEVEN CARDS, ONE DECK

JESUS OF NAZARETH

I



耶穌——無償給予的力量

SEMANTIC REALITY 2026 · FOUNDATIONS · 16

世上每一種權力都會要求些什麼。一張選票。一次購買。一個簽名。一份忠誠。一項利益。就連愛，一旦進入組織，遲早也會遞上帳單。

然而，存在一股異常的力量，逃脫了交換的邏輯。無償給予。它是世上最古老的力量，同時也是最不被理解的力量。

耶穌不是起點，但他是第一個運用話語的語言、並把它變成一個能自己行走的敘事的人。他沒有建立軍隊。他沒有創辦銀行。他沒有開設聖殿。他沒有征服領土。他創造了一個故事。

而當一個故事強大到足以比它的敘述者活得更久，就會誕生一樣權力立刻認得出來的東西：影響力。利益就是在那時誕生的。不是愛他的利益。不是理解他的利益。而是不必與他交戰就能操控他的利益。

作為敘述者，我想像的是這樣的畫面。一個穿著長袍的男人。高大。英俊。長髮。鬍子刮得乾乾淨淨。他穿過喧鬧的人群，不提高嗓門，卻依然讓人聽見。他不對所有人說話。他對每一個人說話。話很少。都是對的話。不下命令的話。打開人心的話。比沉默更響亮的話。

先知就是這樣誕生的。不是在有人宣告他的時候。而是在人們開始向別人談起他的時候。

但聖殿裡的人察覺到有些事正在改變。來的人數在下降。好奇心在轉移。注意力也是。而誰掌控注意力，誰就掌控權力。

於是他們把他召進宮裡。名義上是要弄清楚他是誰。實際上是要弄清楚如何阻止他。

他沒有穿法利賽人的長衣。他沒有纏頭巾。他沒有帶著權威的標誌。更沒有那把長鬍子——那個時代主流格式的識別標記。

在審問中，他們試圖把他趕回圍欄裡。給他一個類別。替他找一個標籤。把他變成他們已知事物的低階版本。但他一次又一次地溜走。

而有一個回答，似乎比其他所有回答都更像一支箭，穿越了時間：為什麼你看見我眼中的刺，卻不想想你自己眼中的梁木？

指的是鬍子。因為每一種權力，當它再也無法為自己的矛盾辯護時，就會去挑剔別人的細節。他用他的體系教會了人們一種新的可能：活在格式之外。不是反對體系。而是在它之外。這危險得多。因為體系懂得如何防禦對手。它們難以理解的，是一個乾脆不再照它們規則玩的人。

接著，政治照它的路走完了。它一向如此。當它無法在平等的條件下擊敗他，就動用了世上最古老的武器：減法。拿走。縮減。簡化。把一個早已做好的選擇擺到群眾面前。

廣場上的交易，就像每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那樣到來。偽裝成民主。刮淨鬍子的耶穌，還是滿臉鬍子的巴拉巴。自由還是格式。不可預測還是歸屬。

這場遊戲很簡單。格式贏了。幾乎總是如此。

但就在失敗的那一刻，無償給予顯露了它真正的本質。因為傳統權力會反擊。無償給予會理解。而他用一句至今沒有任何組織、任何政府、任何演算法能夠完全解釋的話回答：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

那不是辯解。那是診斷。

其餘的由他的門徒完成。他們寫了一本書。或許是比這更罕見的东西。他們寫了一個能存活數千年的敘事。被翻譯成每一種語言。被每一種文化穿越。被每一種宗教詮釋。被質疑、被愛、被扭曲、被

改寫、被捍衛、被攻擊。而它依然在這裡。沒有任何企業部門能比得上它的發行量。沒有任何廣告版面能比得上它的持久。沒有任何標誌能比得上它的辨識度。因為產品透過市場流通。敘事透過人流通。

這個願景裡沒有褻瀆。只有說故事的絕對權利。一種在他們的市場之外移動、獨立而不受打擾的權利。不同意的人，盡可以去找別的书，讀那些更適合他們的格式。

說到底，這就是耶穌的牌。不是武力的力量。不是金錢的力量。不是政府的力量。而是無償給予的力量。唯一一種在敘述者離開牌桌之後，仍然繼續流通的力量。

Ferdinando
Gillette Man ✂